



舊厭新喜

[蘇聯]葉·薩特羅夫等著
新民報編輯部編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舊 厭 新 喜

[蘇聯]葉·薩特羅夫等著

新民報編輯部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輯的十三篇蘇聯小品文和一篇捷克斯洛伐克小品文，內容大都是以愛情、婚姻和家庭問題為主題的。在這些文章中，作者都以幽默、潑刺而又鋒利的筆調，對一些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俘虜了的、道德上蛻化墮落的分子，給予了無情的揭發和諷刺。

喜 新 厭 舊

〔蘇聯〕葉·薩特羅夫等著
新民報編輯部編

＊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三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＊

書號：0261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3—2/16 字數：61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45,000

定價：二角八分

編者的話

這裏收集了十三篇蘇聯小品文和一篇捷克斯洛伐克小品文(由俄文轉譯)。這些作品的主題,大都是關於愛情、婚姻和家庭問題的。

在愛情、婚姻和家庭問題上,也存在着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。有些人給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俘虜了,走上生活腐化、道德敗壞的罪惡道路。人們不能容忍他們的胡作非爲,無情地加以揭發和批評,使這些道德上的蛻化分子受到應得的制裁。有一篇“喜新厭舊”的結論說得很對:

“鮑比雅金(一個逃避父親的責任,把妻子看作臨時“伴侶”的人)失算了!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允許他胡作非爲,不是所有的人都原諒他。卡盧加的黨委機關已經着手過問他的卑鄙的不道德行爲。可以推想,鮑比雅金將會受到嚴厲的制裁。讓其他的人也不得胡作非爲!”

收集這本冊子的目的,希望能夠帮助大家認識應該以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來對待這些問題,應該毫不留情地和我們生活中的舊社會遺毒展開鬥爭。

這十四篇小品文都曾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上發表過,收集成輯時又作了一些修正。

目 次

喜新厭舊	〔蘇聯〕葉・薩特羅夫 周 樸 之譯	1
意外禮物	〔蘇聯〕奧・哈尼葉夫 許 承 棟譯	5
只告訴你一個人	〔蘇聯〕華・卡爾鮑甫斯卡婭 孟 東譯	10
貓脚印	〔蘇聯〕伊・柯斯丘柯夫 孟 東譯	18
爭吵	〔蘇聯〕弗・契列波夫 馮 毅譯	23
第三者的煩惱	〔蘇聯〕鮑・米金 鍾 井譯	27
離婚以後	〔蘇聯〕伊・沙都諾夫斯基 黎 英譯	36
出于意外的事	〔蘇聯〕別喀邁夫 仁 傑譯	41
結婚旅行	〔蘇聯〕阿爾尼洛夫 仁 傑譯	46
雲遮月	〔蘇聯〕依・高列洛夫 楊 琮譯	51
加洛契卡	〔蘇聯〕瓦・奧切列丁 楊 琮譯	58
當爸爸結婚的時候	〔蘇聯〕謝・納里尼亞尼 周 樸 之譯	67
失去的周末	〔捷〕瓦・威依沙達 楊 琮譯	74
可資借鏡的故事	〔蘇聯〕瓦・卡爾鮑甫斯卡婭 烏 蒙譯	84

喜新厭舊

〔蘇聯〕葉·薩特羅夫

鮑比雅金的第一次婚禮是在奧卡河岸的阿歷克星小市鎮舉行的。在去民事登記處以前，他溫柔地拉住他的未婚妻的手，瞧了瞧她的眼睛，充滿感情地說：

“這樣，卓茵卡●，一切都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。我們將共同一起生活，白頭到老！我和你永不分離！”

他們共同生活了約有十年。有一天晚上，鮑比雅金突然說：

“我們的性格可真合不來！”

“什麼話？哪來的怪主意！……咱們還是吃晚飯吧。”

“不，我可不是說着玩的。”鮑比雅金推開盤子說，“我的性格是一個樣，而你的性格却是另一個樣……我們應該分開！”

最后，妻子知道丈夫果真不是在開玩笑，她就提醒他關於八歲的女兒的問題。

“我不拒絕撫養女兒，”鮑比雅金寬宏大量地說，“你將得到贍養費。”

● 卓雅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“法院的執行命令書可不能代替她的父親呵！”

可是，鮑比雅金堅持自己的意見。他們分開了。但已經不在阿歷克星，而是在烏帕河岸的都拉城。就在都拉，鮑比雅金立刻拉住另一個女人的手，瞧了瞧她的眼睛，充滿感情地說：

“這樣，娜塔申卡^❶，一切都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。我們將共同一起生活。”

“你同卓雅辦好了離婚手續沒有？”娜塔莎謹慎地問。

“以后再辦手續不晚。難道問題還在官樣文章？更重要的是我同你將一起生活，永不分離。”

就這樣，鮑比雅金忘了同前妻離婚，而同第二個妻子生活了十年左右。他們生了個女兒。當小女兒六歲的時候，鮑比雅金突然又發現他的性格同妻子的性格合不來。

這一次，他不作任何解釋，乾脆就從家里溜了出來。他拿了手提箱，同女兒點頭告別，對家里人說是出差去。過了好些日子，他才寄給妻子一封談到性格不合的信和第一次贍養費。

于是鮑比雅金在奧卡河岸的卡盧加城里工作。他又拉住一個女人的手，又瞧了瞧她的眼睛，重複着說過不止一次的話：

“這樣，一切都決定了。我們將共同生活……永不分離……永遠在一起！”

“你同娜塔莎真的徹底斷絕關係了嗎？”

“是呀，我已經要她把夾呢大衣寄給我啦。”

這個論證對鮑比雅金的當前對象具有決定意義。他們開始共同生活。可是他們能不能長久地共同生活下去呢？要知

❶ 娜塔莎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道鮑比雅金每到一個城市就會有一次新的婚禮的！

鮑比雅金認為自己對本身家庭的關係是正常的，而裝作是痛苦的一方。我細瞧着這個四十三歲中年人的放蕩縱慾的臉容。他的臉上神情非常安靜，毫無窘困的影子。

“是，是，我很痛苦！”鮑比雅金說，“由于自己的錯誤而感到痛苦……我不善于挑選女友、生活的伴侶……但是現在終算找到了！”

鮑比雅金溫柔地瞧着自己的新夫人……我同鮑比雅金談話是在卡盧加，而在這以前，我曾到都拉去找過被他拋棄的家庭。由于悲傷、憂愁而消瘦的婦人，用顫抖的手在扭搓着桌布，接着趕忙拿出照相簿來看……這是她同鮑比雅金在別墅里……這是在家里過節日吃飯時……小女兒也起勁地看着照相簿：“這是爸爸……這也是爸爸……只是他為什麼老是不來？”

……一九四五年，鮑比雅金同第一個妻子分離的時候，他在都拉一家工廠里當技師。他有過妻子，後來又換了一個。誰也沒有很好地注意這一點。

最近，鮑比雅金在“中央煤礦工業坑內設備托拉斯”設計局領導都拉的工作隊。關於他拋棄了第二個妻子和孩子并有了第三個妻子的事情，黨委書記伊凡諾夫從本文作者處才知道。他知道了就非常驚奇。

“不可能的！鮑比雅金是個有才幹的人，很好的社會活動家……”

糟糕的就是這一點，我們常常只根據他的職務和工作情

況來判斷他這個人。要是他準備作報告或在鼓動站值班，贊揚之聲就源源不絕。而鮑比雅金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是怎麼樣呢？他怎樣對待妻子和孩子的呢？對這些誰也不關心。於是鮑比雅金就決定在私生活中任性橫行，逃避父親的責任，把妻子看作僅僅是臨時的“伴侶”。

鮑比雅金失算了！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允許他胡作非為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原諒他。卡盧加的黨委機關已經着手過問他的卑鄙的不道德行為。可以推想，鮑比雅金將會受到嚴厲的制裁。讓其他的人也不得胡作非為！

（周樸之譯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蘇聯“勞動報”）

意外禮物

〔蘇聯〕奧·哈尼葉夫

還是沒有多久以前，只要有誰提起伊洪那斯，淑雅就會嘆息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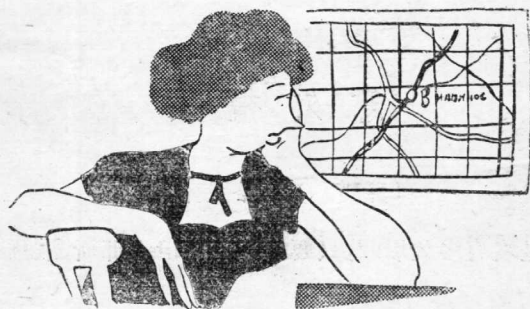
“伊洪那斯！這個養雞養鵝的專家嗎？……不，雖然他有自備的勝利牌汽車，但這個人是非常乏味的……”

可是，突然，她對伊洪那斯的態度急劇地改變了。有一天，淑雅在街上碰到了伊洪那斯，不知怎的，竟特別有禮貌地對他微笑了一下。

春天到了，高等學校的畢業生開始分配工作。雖然淑雅對自然界的現象不是漠不關心的，但是這幾天里最使她激動的，當然是最近的情況。問題在於正如俗話所說，淑雅只差五分鐘就要當醫生了。按照她的說法，在她面前需要完成的，只是某些形式上的手續而已：通過國家考試，得到一本叫做“畢業證書”的深藍色的小冊子。

而往后呢？往后該怎麼辦呢？淑雅腦子里在思量着幾十個方案。景象一個比一個暗淡地在她的眼前閃過。瞧，她被派到什麼比比里什基斯去了！那里既沒有霓虹燈廣告，也沒有戲

院。于是淑雅就簡單地決定了：哪怕在維爾紐斯●有一個乏味的丈夫，總比到比比里什基斯去的好。



因此，她對伊洪那斯的態度改變了。至于那個有自備的勝利牌汽車的人（補充說明一下：他在城中心還有一幢新的住宅），在他的生活中，唯一的暗淡的東西，只是淑雅的長期的冷淡。

當人們向淑雅建議到共和國的一個不很遠的區里去工作，并要她在派遣證上簽字的時候，她堅決地拒絕了。

“我只能夠在維爾紐斯工作。您知道嗎？”她悠閑地搖搖她的一簇美麗的頭髮，說道：“我要結婚了。”

當然，她對伊洪那斯絲毫沒有講起這次談話。而在回答他關於自己工作怎樣派定的問題時，她憂鬱地說道：

“大概，不得不到那個倒霉的比比里什基斯去了！”

“怎麼？這個地方完全不差啊！”伊洪那斯微笑道。他的聲

● 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。——譯者

調使淑雅不明白：他是在說笑呢，還是一本正經？

婚禮不久就舉行了。宴會喧嚷而愉快。伊洪那斯跟他未來的妻子的斷言恰巧相反，原來完全不是一個乏味的人。他說了許多笑話，並且興高采烈地迎接了每一個“苦啊”^❶。

正在熱烈快樂的時候，隔壁房間里的電話鈴响了。伊洪那斯跑了過去。從敞開着的門里，把他的片斷的話語傳給了宴會上的人們。

“謝謝，謝謝您的祝賀。不，為什麼遲呢。……啊，決定了。……這好極了。……喔，她嗎？當然很高興。”

他滿意地回到桌邊。

“朋友們！”伊洪那斯往高腳杯里注滿了酒，說道，“我能够通知你們一個不大的消息。最近期間，我和淑雅就要去……”

“去蜜月旅行嗎？”一個同事叫了起來。

不知是誰鼓起掌來。而那個同事又叫起來了：



❶ 蘇聯風俗，結婚時賓客向新郎新娘喊“苦啊”，是要新郎和新娘接吻的表示。——譯者。

“在目前的情況下，必須來一次特別的乾杯！”

於是婚禮的歡樂又以新的力量爆發起來。

第二天，伊洪那斯一早起來就離開了家。淑雅獨自一人完成了自己對新住宅的初次巡禮。

住宅是大的，露出僅只住過單身漢的荒涼樣子。現在，這里一定會真正地舒適起來。就是這一間，應該作為客廳。把電話移到這里。浴室里掛上鏡子……而這些牆上一定要蒙上氈毯。

伊洪那斯一會兒就回來了。他的手里拿着一只大的旅行提箱。

他問候了妻子，便說：

“現在可以準備了。”

“準備？”淑雅驚奇地打斷了他的話。“順便問你，你昨天晚上說的蜜月旅行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“關於蜜月旅行，這當然是我尋開心說的俏皮話……總之，我們的確必須快點收拾了……大概另一個家禽專家要來佔據我們的住宅了——我們部里的新處長。”

“佔據住宅？我們的住宅？那我們怎麼辦？”

“另外給我們一所……在比比里什基斯。”

這次把事情搞清楚，他講得很一本正經。

“比比里什基斯！”淑雅喊了起來。“比比里什基斯！”

“當然……當你說你已被派到那里的時候，我就決定，我們不能有一天分開，因此我給區委遞了申請書……希望在結婚的時候給你一個意外的禮物……昨天晚上，你大概聽見我

們的談話了吧？黨區委書記打電話來，他通知我，我的申請被批准了。我被推荐担任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。”

淑雅給這次意外事變鬧得說不出話來，她好容易才擠出這句話：

“比比里什基斯？”

“是啊。據說那邊極其需要醫生。”

淑雅搖搖晃晃，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花瓶架子，放在它上面的瓷花瓶也隨着搖晃起來……



（許承棟譯自一九五五年第十三期蘇聯“年青一代”雜誌。
廷超校。葉·岡洛夫作圖）

只告訴你一個人

〔蘇聯〕華·卡爾鮑甫斯卡婭

奧利亞是一個聰敏、漂亮、年輕、健康、幸福的姑娘。她有高等教育的程度，有令人欽羨的職業。她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，他們愛她像掌上明珠。她雖天真未泯，却已獲得了卓越超羣的第一個情人——葉果爾。愛情使他添上了羽翼，愛情甚至把灰濛濛的秋天染上了虹彩似的色澤，那是決非未經愛情陶冶過的俗眼所能了然的。

毫無疑義，葉果爾是無愧于這種愛情的。他忠誠率直，豁達果敢，機智而才華橫溢。無怪乎他雖然只有二十五歲的年紀，就已托付了他這樣一件重要而負責的工作。而且，他雖則全身心地熱愛奧利亞，却從不以自己的工作呈獻給愛情當作犧牲品。奧利亞明白這一點，並且引以為榮。

這時候，他倆正在街上攜手并行，奧利亞問：

“那麼說，你今天晚上起飛了？”

“是的，奧利亞，晚上兩點鐘。”

“要去整整一個月。看不見你，我會多麼寂寞呵！”

“那有什麼辦法呢，我的親愛的！我會掛念你的。等我回

來，我們的婚期不再展延了。好嗎？”

“好的。哎，要是可以給你打電報，那才好呢。”

“不，奧利亞，你也知道，這是不可以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一聲沉重的嘆息。“我什麼也不再問了。可是我始終覺得，也許你將要在那邊生病……也許你會發生什麼事故……”

“全是胡說。這是一次尋常的出差。我不會發生什麼事故的。”

“反正我總是要這樣想的……你在啓程以前，到我家去坐一會兒嗎？”

“當然囉！到十二點。”

“好吧，就到十二點吧。”

他們倆坐在奧利亞的舒適的房間里的沙發上，並不開燈。

“我什麼都不來問你。我沒有這個權利。你有這樣一件重大的任務。而既然這是機密——就任它是機密吧。可是我將多麼不安……”

“奧利亞，我親愛的姑娘！你是怎的，哭啦？你的眼睛沾濕了……”

“別管我，我會控制住自己的。只是不知爲什麼我覺得很難過。”

“奧利亞！你是我最親密最親愛的人。我相信你，跟相信我自己一樣。你真愛我嗎？”

“勝過世上的一切！”

“那末……聽我告訴你吧，奧利亞……可是要記住：只你

一個人知道！”

……准十二點鐘，他們在穿堂內道別。奧利亞的父母也走了出來，他們盼望葉果爾一路順利。

“我很快就回來的，”葉果爾愉快地說，“這是一次小出差。”接着他凝視着奧利亞的眼睛。

奧利亞意味深長地、嚴肅地點點頭。最后一次親吻。低聲咬着耳朵說：

“只你一個人知道，要記住！”

“知道啦，知道啦。親愛的，當然這樣。決不告訴任——何——人！”

葉果爾動身了。最初兩個星期，奧利亞盡力工作着，她既不去看戲，也不去看電影。她常常躺在床上看書，直看到三點鐘。

“這是爲了什麼也不去想它。”她對母親說。

“你想什麼呀？奧利亞！葉果爾快回來了呵。”

“啊，媽媽，你什麼也不知道！……”

一個月過去了，葉果爾還不見回來。奧利亞發起愁來，人也消瘦了。

“她是多麼愛他呵！”母親薇拉不勝憐憫地對丈夫說。“也許她在吃他的醋？”

“這是哪兒的話，我的媽媽。他們都是明事懂理的人，一切事情都互相信賴，你却拿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他們。”

“這哪算是自己的尺度！我幾時曾吃過你的醋，你想想。因爲你常常糊里糊塗，所以我才放心不下。我要去看看她在那